



雪落向海

□丁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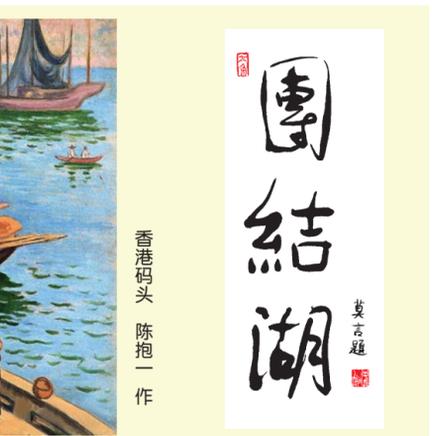
卷走进来，就好心开导他说，孩子回城找找人，托托关系，换个地方吧，这里都好几个月不开工资了，没什么奔头啊！当时和宝庆一同毕业的几个大学同学，都留在林业局机关了。宝庆出生在通榆东部草原什花道乡，祖辈务农，没钱、没人，能念完大学就不容易了。是什么留下了林宝庆？向海蒙古黄榆林里唧唧的鸟鸣，荒野外遍地乱跑的野生动物，向海湖里活蹦乱跳的大鱼，还是丹顶鹤的引吭高歌……此情此景梦幻一样吸引了他，他决心在这扎根，与黄榆、芦苇共同生长，与狼虫野兽同呼吸，与珍禽百鸟共命运，与河流湖泊一井并行，让青春梦想、人生价值在向海湿地有声有色、诗意盎然。

那年冬天向海接连下了半个月大雪，山路被封，回城的土道被雪埋没。林宝庆回不了家，一个冬天都在向海保护站熬过。炉盖上的苞米花、灶坑里的烧土豆曾是他的主食；盆里温化的积雪是他的饮料。夜里的狼嚎，他听了是豪迈的音乐；猫头鹰凄人的哭泣，他听了是动人的倾诉；狐狸在屋顶的嘶咬，他听了是悦耳的舞蹈。风平浪静时，独自走出小土房，面对白茫茫的向海大地，他一边走一边用树枝在雪地上写着丹顶鹤、野猪、鸳鸯等一个个他熟悉和热爱的野生动物的名字。我揶揄他：大好青春时光，你独守向海，恋爱好谈吗？他笑笑说：我不孤单，冬天一过，雪化湖开，这里就是百鸟的乐园，当年我找对象就一个标准，爱向海，才能爱我；把向海当家，才能成家。接着他给我讲了向海一对丹顶鹤的爱情故事：多年前，向海保护区内半散养着的一只雌性丹顶鹤与一只野生雄性丹顶鹤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并养育了小鹤。然而，秋雪的降临给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笼上了一层阴影。雄鹤拗不过多年的生活习性，当鹤群起飞的时候，它在空中伴着雪花久久徘徊、嘶鸣后，还是恋恋不舍地飞走了。第二年春天，雄鹤归来寻亲，鹤夫妻再次团圆，再筑爱巢，孵化雏鸟，四季轮回，秋风又起秋雪又落，当候鸟准备南迁时，这只雄鹤选择留在了鹤岛，与雌鹤相亲相伴，再不分离。

风一季季漫过向海，雪一场场落在向海。25个春夏秋冬过去了，林宝庆坚守向海矢志不渝。他说那年冬天向海的那场大雪，是对他意志和信念的严峻考验。那是一张青春的、淳朴的、透明的白纸，是大自然交给他的——说起主持人赵忠祥解说的《家在向海》专题片，他更是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看得出，宝庆对这片圣洁的湿地爱得深沉。向海每一次落雪，都是对大地和万物的一次灵魂洗礼和严峻考验。

大雪覆盖的香海寺传来悠远的木鱼声，一声声，一声声，让向海更加辽阔和宁静。



香港码头 陈抱一作

身上，一黑一白，点缀着向海细腻入微的静谧。雪落在一群游走的绵羊群里，天地间，羊驮雪、雪融羊，在科尔沁草原蒙汉交界线上组成移动的微雕。雪落在牧羊老汉弯曲如弓的脊背上，一个响鞭抖落满地星花，一袋早烟熏湿了过去的日子。

雪落在一条老道上，淹没了车水马龙、覆盖了两条车辙，一只野兔横穿回来，前路被灌满雪的马蹄窝绊了一下，打个滚，呛满一嘴雪，一溜烟逃掉了。雪落在在一截老榆树桩上，给它穿上白绒衫，一只百灵飞落上面，留下几个爪印，唧唧飞走了。

雪落进苇荡里，向海湖一片氤氲，伸出头的一根根蒲棒，咧开嘴与雪花谈情说爱。雪落在湖畔停泊的一只只木船上，消逝了远去的游人，还有湖光掠影里的划桨声。

雪落进田野上飞翔的铁雀群里，风雪中鸟鸣起起落落，鸟鸣中飞絮灰蒙蒙。雪落在杨树上的喜鹊窝里，干枯一年的巢穴，有了清亮亮的装饰，一对“老夫妻”，俨然成了新婚的小情侣，在雪中曼舞。

雪落在路边的一片萋萋荒草里，隐藏在里面的一只野鸡踱步挺胸而出，雪花穿针引线，在她炫目多彩的脊背上编织五彩斑斓的花环。雪落进牛羊行走的羊肠小路上，雪花填满大大小小的蹄印脚窝，像铺开的一张崭新的白纸，等待动物们重新书写。

雪落在香海寺翘起的飞檐上和拱形的瓦片上，落雪无声，木鱼空悠，一个僧人，独自走在绵软的雪里，身后留下一串浅浅的足迹，风吹起的雪沫，宛如殿堂外一缕缕香火缭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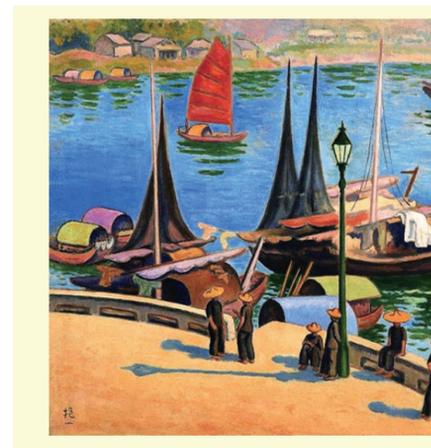
雪落在农家的园子里，一群麻雀呼呼落下，一个个小黑点，像白翎上的补丁，像白纸上的水墨画。

雪落在草垛上，一头红牛踏着吱吱的雪悠悠绕过栅栏，走向草垛，一低头，犄角尖翻开草垛，金黄的羊草裸露出来，牛就着雪水悠悠悠嚼。

雪后，约几个文友，踏着吱吱的雪，在通榆小城一个雅致的茶馆品茗闲聊。

雪下了一夜，早晨还零星地飘。我的朋友、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林宝庆，开车来接我看落雪的向海。尽管路况不好，但丝毫不影响我对落雪向海的神往。林宝庆告诉我，向海的冬天特别静，几乎没有客人，候鸟飞走了，留鸟也不是特别多。

25年前，林宝庆从野生动物专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离家100多公里向海保护站工作。报到那天，这里只有一个看房子老人，看他这个小伙子背着行李



愿给我们当向导，老乡说这条路虽是羊肠小道，但在以前也很重要，当年三线厂红火的时候，磨子潭镇好几个村的人都从这里抄近路来赶集，后来，三线厂搬走了这里人就越来越少，以致荒废，去年又发了一场大水，路基都冲垮了。徐老师一路走一路问，始终在最前头。路比想象中还要难走，但是景致却特别好，一路溪流相伴，叶草青。爬上一条山梁，老乡同我们道别，他说从这里下了山就是太阳冲了，路更好不好走，叮嘱我们小心。下山其实不能说路不好走，因为几乎没有路，我们在树林和草丛间穿行。此刻已近中午，阳光洒在一大片金黄的芦苇上。大家一起站在那里许久，默默眺望远方……天空一蓝如洗，身边远山相对。

翻过山梁，进入太阳冲，偶遇一农妇在溪水边洗萝卜，看到我们一帮人围观，就热情地捧着洗干净了的白萝卜递过来，她招呼着说这是刚从地里拔出的当地土萝卜。徐老师高兴地接过一个，咬一口，嘎嘣脆！大家站在溪头，品着甜脆萝卜，看着溪水里嬉戏的豚



□叶灵

从小到大的记忆，好像都是与水有关的。我们村子坐落在黄河南岸的黄土高原上，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旱塬。水对村子来说，成了最宝贵的东西。村里的小伙子每每说媳妇时，女方一听村名，就撇撇嘴摇摇头，旱塬谁愿意去。

197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老宅的院子里，梧桐树上的知了早就疲惫不堪地进入了梦乡。聚集了一天的闷热，也渐渐在黑夜中消逝。

村旁的麦场上，乘凉的人陆陆续续卷起凉席准备回家。睡得迷迷糊糊的我，不知什么时候被母亲抱回了家。姐姐和弟弟，早已躺在床上睡得香甜。

堂屋西边的屋子，偶尔传来几声咳嗽，是爷爷。不一会儿，咳嗽渐渐变成了有节奏的呼噜声。这时，母亲便拿起脸盆，掀开竹帘，沿着东厢房的台阶，蹑手蹑脚地来到堂屋前檐。在前檐东边的角落，有一个水泥铸成的大水缸——这是全家赖以生活的唯一水源。

母亲弯下腰，把脸盆轻轻地放在地上。她悄悄掀开盖在水缸上的木板，拿起挂在缸沿的铝制水瓢，探下身子。每舀一瓢，母亲就弯下腰，把瓢贴近盆底，轻轻倒进去——这样才能避免倒水发出声响。母亲一边舀着水，一边警惕地朝爷爷屋子望去。如此反复几次，舀上半盆水，她就赶紧小心挂好铝瓢，盖好木盖，端着脸盆回屋。母亲一连贯的动作，显得非常娴熟，却又小心翼翼——舀水的过程，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哪怕轻微的响动，在黑夜里也显得异常响亮。

然而，母亲总有疏忽的时候，比如舀水时，铝制的瓢不小心碰着了水缸，或者脸盆放下时不小心“哐当”一声。此时，睡梦中的爷爷那有节奏的呼噜声就会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便是他梦魇般的大声训斥：“整天就知道洗洗洗，不洗难道就活不成……一天就知道干净，干净顶个啥，再干净也顶不了饭吃……”爷爷没完没了的唠叨，就如一颗颗隐形的子弹，从黑夜里透过窗户，径直射中母亲。此刻，委屈的母亲总是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她像是一个当众被揭穿的小偷一样，窘得无处可逃。她端起脸盆，匆忙回到屋子，坐在床沿上发呆半天，最终只有长吁一声，又开始准备给我们擦澡。

就这半盆水，母亲从暖壶里兑点热水，用毛巾一遍遍地给我们姐弟擦洗——先给弟弟，然后是我，再是姐姐；先擦洗身体，最后再擦脚丫——疯了一天的人们，身上散发着浓重的汗腥味。每天晚上给我们擦澡，成了母亲的习惯。母亲总说，温水擦澡，蚊子不咬，睡觉也舒服。

确切地说，自从懂事起，我就知道母亲一直在“偷水”。有时，母亲为了避免晚上发生“意外”，会在晚饭后，趁爷爷出去到麦场乘凉，她就偷偷舀好水，藏在屋子里。即使这样，也不能完全避免冲突。有好几次，母亲给我们擦完澡后，顺手把污水泼在院里桐树下时，不小心让爷爷听到响声，院子里又开始不安静起来。

其实，爷爷并不是如此蛮不讲理的人，他也只不过是心疼好不容易挑来的每一滴水——谁让我们村是有名的旱塬？

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吃水就成了每天最重要的事情。水缸里的水，都是爷爷与父亲从村前深沟里的辘轳井里，一桶桶挑回来的。路虽然不远，但弯弯曲曲的小路，极其难走，一边是沟壑，一边是峭壁。用扁担只能前后挑着走，两桶水摇摇晃晃，一不小心碰着峭壁，桶里的水就泼洒出来。爷爷和父亲白天都忙在地里，挑水也只是在饭后茶余，趁空赶紧挑上几担。平时，家里谁多送乞丐几个馒头，爷爷都不会心疼。而谁要是浪费一滴水，爷爷马上就会大发雷霆。

每天家里刷碗洗锅的泔水，奶奶都舍不得倒掉，专门留下来给猪煮食用；洗完脸，再洗脚，洗完脚还要把水倒在院子的树根旁。平时家里洗衣服，都是母亲背着一大包袱，拿着棒槌，到十几里外的小河里去洗。夏天还差不多，到了冬天，河水冷得刺骨，母亲的手总是冻得通红，皲裂出好多道口。

后来，爷爷和父亲就不再为挑水发愁了。土塬靠近黄河的地方，有个大院，院里有几排瓦房，瓦房前有座水泥池子，池子上面安了个水龙头。这里是黄河治理事务管理处。父亲认识这里的人，人家就允许我们一周可以来拉几回水——用架子车上装大汽油桶般大的水桶，这一大水桶可以装六七担。我们趁着牛，一来回十几里的路——路是夹在沟壑之间，我们这里叫套。最陡峭的地方，差不多有六七十度的坡度。牛有时不听话，不肯使劲，爷爷大声呵斥也不管用。没办法，爷爷就在前面斜着身子朝前拉，我和姐姐就在后面使劲地推，车子才一点一点朝上慢慢移动。最难的就是冬天和夏天，冬天下雪路滑，则要绕好远的路；夏天路上酷热难耐，尤其是脚下的黄土有半尺多厚，踩下去深一脚浅一脚。细土晒得滚烫，灌进鞋里，好似脚丫子伸进了开水锅。

这艰难的日子过了好多年。后来，村里决定打井，彻底解决吃水难的问题。得知这个消息后，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记得打井开工之前，村里特地请了一班戏，一连唱了好几天，连外村的人都来我们村子看戏。村内村外热闹得和过年差不多。村子的土塬太高，打井的时间当然比别的地方要长些。村里安排每家的青壮年男子轮流守看机井。晚上，打井有节奏的“咚——咚——”声，整夜响彻在村子上空。第二天，人们再忙也要抽空到工地上去瞅瞅，一张口就急切地问，啥时出水呢？应该快了吧？好不容易，终于抽出井水了。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兴高采烈地去看，仿佛要参加一场庄严的仪式。当抽水管欢快地奔涌出一股清澈的井水时，村长拿碗接满水，先让村里几位老人尝尝，“甜，水真甜！”老人们激动地流出眼泪。70多岁的王大爷，竟然嗓门洪亮地高喊道：“这下咱们村小伙子再也不愁找不到媳妇了！”大家哈哈大笑，拥挤着争先恐后地要尝尝甘甜的井水。村里规定每三天抽一次水，大家都去拉水。后来，为了吃水方便，许多人都住在院子里打了个水窖，专门用来储水。一满窖水，差不多能吃上十天半月。

自此之后，母亲再也不用偷偷给我们洗澡了。当然，洗衣服也不用跑那么远了。母亲手上多年的冻疮也不治而愈了。后来，家里买了洗衣机，一缸一缸的衣服，一洗就是大半天。爷爷再也没有发过任何牢骚了。

前两三年，全省开展落实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原来的井水水质并不是太好，井又浅，不能直接引水到每家每户。于是，村里就借着这好政策，又打了眼深水井，埋了管道，给每家安上了水龙头。原来的那眼井就专供灌溉用，靠天吃饭的旱地也华丽转身，成了水田。从此，村里人再也不愁天旱了。“旱塬”，变成了再也不缺水的“富源”。

如今，村里许多人都盖了新房子——新房不再是北方传统的一明两暗的结构，而是根据生活的需要，设计更为科学合理，卧室、客厅、书房、厨房宽敞明亮，还专门设计有浴室，气派程度不亚于城里的别墅洋楼。院子当中，再栽点蔬菜和花木，到了夏天，更是一派花团锦簇，果红菜青。

看到水从龙头汩汩流出，我的心也如水般欢快。我问母亲，还记得小时候您给我们擦澡的情景吗？母亲沉思片刻，随之笑了笑——只见纵横在母亲额头的条条皱纹，瞬间似乎舒展了许多。

文学小道 大路朝天

□陈伟

持续了近半个月的高温，东西溪的温度每天都在40℃徘徊。吃过饭，我决定出去走走，刚出门遇见市里下派到村工作的郑局和秦总，便决定与他们同行。两位队长经常散步，路线几乎固定，我对他们说，今天换条路线吧，总走一条路，景色都看腻了。走月亮湾的横太路吧！我一提议，他们立刻赞同。

从老三线厂的进水口进，穿过月亮湾作家村的核心区，再从太阳冲直插祈福树，开始天还是很热，汗水浸透了衣服，但一到横太路口，温度似乎立马降了几度，虽持续地干旱，可溪洞里还有潺潺的水流。我告诉郑局和秦总，横太路大约4公里，从太阳冲连接到横冲，也是月亮湾的循环路，这里环境非常好，目前路基工程已近完工。我们一路走一路聊，天慢慢地暗下来，颇有“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感觉。“如此幽静雅致呀？当初是谁想到修这条路的？真是点睛之笔。”秦总突然问道。

这一问，却把我的思绪带到了那年的年初时光。当时元旦刚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就在县领导的陪同下前来东西溪乡“作家村”考察指导，根据预先的路线，我们准备进太阳冲，也许因为徐老师是部队出身，走起路来足下生风，穿过作家村“大厂房”已然把一群人撇在身后。我们跟上步伐时，却已经进入了横冲，我们就建议走太阳冲，徐老师笑着说：“不要紧，走哪算哪，不预设目标。”同行中有人问：“两条冲可以从山上绕过去，但是好久没人走了，不知道路行不行。”“有人走过就行，今天我们就走走。”徐老师便带着一行人决定从横冲往太阳冲绕行。既然选择“探险”，我们也乐意体验。在横冲里，一位老乡自